

范丽青 编著

汪辜会谈

——两岸高层握手

华艺出版社



范丽青 编著

汪辜会谈

——两岸高层握手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汪 辜 会 谈

范丽青编著

出版：华艺出版社（北京朝内南小街拐棒
胡同一号，邮编 100010）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8.25 印张

版次：1993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7—80039—838—2/Z·220

定价：5.90 元

前 言

这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当1991年12月26日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解体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几十年的以美苏两霸为首的两极冷战结构终于结束，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国际新秩序尚在形成之中。曾于冷战时代处于对立的海峡两岸，面临着在一个中国的大格局内，如何适应新形势，寻求建立新型的两岸关系的时期。

环顾世界，国际经济的和平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多国均较以往更为重视本国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交往异常活跃，其一体化与区域化、集团化都在交织发展。在这样的视野中，统一的国家致力于经济区域的整合，分裂的国家也努力寻求一致，或已经统一、或正在统一、或将统一列入议事日程。

那么，为中国完全统一奋斗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转折关头会做出何等的选择呢？是和平统一与合作发展，还是敌对分裂与内耗衰弱？

中国人早就做了选择。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先于世界而尝试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中国统一，八年之后，台湾当局终于在1987年开放民众赴

大陆探亲。自 1979 年以来，两岸民众往来近 400 万人次，贸易金额在 1992 年已达 70 多亿美元，台湾资金对大陆的投资累计近百亿美元。世界正在议论：一个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经济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是否已具雏形？

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绝大多数中华民族子孙的百年期待，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奋斗。而民族振兴的唯一之途，是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与选择。如今，历史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它使两岸和缓，携手合作变为可能和必须。中国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动力之一。大多数人都体认到，海峡两岸置身于亚太区域经济之内，互补互利，携手合作，才能更好共同发展，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机遇的另一面是挑战，来自于政治层面对中国统一观的挑战。世界两极化结束之后，各种国际活动空间增大，一些国家“以台独制衡台湾当局、以台湾当局制衡中国（大陆）”的策略浮现。另一方面，此时的台湾，恰逢台湾当局主导进行的岛内政治权力转移已到了最终完成之际，以李登辉为主导的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使台湾当局得以将近年来集中于内争的精力转移到了对外国和大陆工作上，在加快大陆政策步伐的同时倾力推行“双重承认”、“一国两府”。台湾当局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幻想增加，尤其在“参与联合国”、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等问题上加紧活动，“台独”活动和气焰在岛内嚣张。由此可见，不利于中国统一的因素也在滋长中。

“汪辜会谈”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诞生了。它始一提出，便引起世界关注，更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尤其是台湾岛内引发一波波的震荡，赞成与反对的声音交织，支持与阻挠的行动交缠。经过一年半时间的震荡折冲，会谈终于得以举行并取得成果，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已跨出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谈判时期到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汪辜会谈”期间，台湾朝野所表现出的种种负面反应与企图心，也为日后中国的和平统一之路埋下一处处障碍沟渠。但无论如何，“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从各方面来说，都将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本书特撷取海内外围绕“汪辜会谈”所进行的各种报道、评论，编撰成书以饷读者，并为历史留下雪泥鸿爪。书中名词不尽统一，如会谈名称，大陆方面称“汪辜会谈”，台湾方面称“辜汪会谈”；对于台湾一些官方机构的名称，大陆方面报道时打上引号，台湾方面报道时则不打引号。诸如此类，留其原貌，存其真实。敬请读者明辨。

D677/13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漫长会谈路	
(1)两航谈判与金门协议	1
(2)海协与海基会	13
(3)汪辜会谈的由来	22
(4)“一个中国”共识与歧义	44
第二部分：震荡台湾岛	
(5)海基会“躺在担架上”	60
(6)“总统府”接管对大陆工作	73
(7)李登辉：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	84
(8)发生了一起劫机“插曲”	96
(9)民进党情急欲“插花”	105
(10)邱进益北京草签协议	112
(11)辜振甫临行受辱	125
第三部分：汪辜握手 举世瞩目	
(12)未演先轰动 舆论看会谈	140
(13)随行人员星岛别苗头	147
(14)刻板授权，海基会怨言又起	155
(15)汪顾问与辜大老	169
(16)历史性的握手	185
(17)两岸关系揭开新篇章	214
鹊鹊鹊鹊	

第一部分 漫长会谈路

一、两航谈判与金门协议

海峡两岸有关方面首开谈判始于 1986 年的华航货机事件。86 年 5 月 3 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B198 号货机在自泰国曼谷经香港回台途中，突然调转方向，飞往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货机机长王锡爵走出机舱后表示，他因思念家乡和在大陆的亲人而驾机飞回大陆。同机的另有一名副机长和一名领航员。

王锡爵是四川人，1949 年随国民党空军学校迁台，家乡尚有父亲及兄弟多人，因四十年未能见到，思念情切，此时台湾当局尚未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王锡爵迫不得已利用飞航之便驾机返回。

由于王锡爵曾服役于国民党空军多年，在 50 年代还曾在美国人的指挥下，驾驶“u2”侦察机到大陆沿海地区低空侦察骚扰。这样的人作出了台湾当局视为“叛逆”的举动，台湾方面在王锡爵事件之初百般不肯相信，一再猜测指称，王锡爵是“遭挟持”。

王锡爵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根据本人的意愿，他迅速被送到北京，华航货机和另两名航空人员则留滞广州。王锡爵到京之后召开记者会，公布了他飞回大陆的动机和心境，以

及他为飞回大陆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原来，王锡爵对驾机回大陆早有准备，选定了时间和路线。他说，他驾机回来纯粹为了思亲情切，海峡两岸隔绝，亲人无从相见，他为人之子却无从尽孝于父母，故出此下策。此谋早在数年前就已起意，但因不想连累他人，故一直延至他调任货机机长后才下了决心。在上空调转方向之时，他曾企图说服同机的两名飞航人员，但二人对他飞回大陆的行动不表赞成，于是王锡爵对他的采取一点“暂时委屈他们”措施，将二人的手扣在飞行椅上，并答应只要自己实现了回乡的目的后，一定协助他们二人返回台湾。

王锡爵亲身说明事件真相后，在台湾高层引起不小的震动。台方在情理上理屈词短，无法再指责王的“叛逆”，只能变为经营“如何索回华航波音货机和接回另外两名飞航人员”。

经过约半个月的反复考量，据说最后经蒋经国亲自点头下令，华航与中国民航为解决货机事件而举行的两航谈判终于确定。

1986年5月17日至5月20日，海峡两岸分别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香港办事处经理张瑞普为主谈代表和中华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钟赞荣为主谈代表的“两航谈判”在香港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隔绝近四十年来的首个谈判，虽然台方一直强调谈判是“事务性、个案性质”的，但谈判受到了海内外一致的高度重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的政治意义。这是海峡两岸后来一系列接触和商谈的开端，并且是台湾民众奋力敲开两岸探视之门的第一块敲门砖。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在香港交接人机协议，并由

两航签下“会议纪要”和关于交接程序及有关事宜的“附件”等文件。华航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们保留要求接回王锡爵的权利。

两航谈判的成功并达成台湾方面认为满意的成果，在台湾内外也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舆论认为，四十年来与中共进行的第一个谈判的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台湾当局长期营造的“恐共”心理，使台湾广大民众认识到，原来中共并不可怕，两岸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

“两航谈判”解决的是事涉两岸的突发性事件，而1990年9月间举行的“金门谈判”，则已发展到解决具有长期性质的遣返私自入境人员的两岸合作问题。

1990年7~8月间，台湾有关方面在遣返私自入台的福建沿海居民时，接连发生两起惨案，46名被遣者命丧黄泉。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同意就海上遣返事宜举行两岸商谈。“闽平渔事件”促成了两岸继1986年“两航谈判”以来第二次针对具体事务接触谈判，并签下了第一个长期合作执行的事务性协议——《金门协议》。

1990年

7月22日凌晨，出海的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光裕村渔民发现一艘搁浅渔船，登船后打开两上个被密封钉死的船仓，赫然发现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平潭县人民政府得悉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共发现25具尸体，仓中唯一的幸存者林里城也已奄奄一息。经法医鉴定，25名死者全系缺氧窒息而死。

经全力抢救后林里城脱险。根据他的讲述和现场察看，这一惨案的经过是这样的：这艘渔船是7月中旬到台湾做生意

时被抓扣的。台湾方面 7 月 22 日下午在宜兰澳底将私自渡海入台被陆续抓扣的大陆同胞，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船仓，随即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横向、竖向地将船仓顶盖封死，并压上木头段等重物。由台湾舰艇押返驶向平潭。每个船仓仅一米来高、三米见方，被关进的几个人只能挤蹲在一起，缺氧缺水，闷热异常，很快就感到呼吸不畅。求生的本能驱使被关押者用头顶、手砸试图把封死的舱盖打开，但直至头顶破了、手掌击烂了甚至胳膊撞断了也未能掀动舱盖，就这样被关者一个个痛苦地死去。林里城是因偶然发现船仓隔板上—绿豆大的小孔，贴近呼吸才得以尚存一息。

台湾有关方面人为制造的这一极不人道的命案，在大陆沿海人民中引起极大愤慨。平潭县人民政府负责人指出，台湾方面人为制造如此残酷的大型命案，理应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谴责。台湾当局必须严肃处理此案，追查肇事人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消息由新华社于 8 月 3 日报道之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台湾岛内舆论哗然，各界纷纷质疑当局对大陆私自入台者的遣返方式。负责此事的有关方面则竭力否认其遣返方式不人道，并由台湾省警备总部在遣返点向台湾新闻界“公开遣返作业”，试图洗刷责任。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台湾各界谴责导向大陆，一指新华社报道不实；二指被遣返者互相斗殴致死。

新华社再次派记者前往平潭县进行细致调查，于 8 月 21 日公布了“闽平渔 5540 号”惨案真相：

7 月 22 日清晨，平潭县澳前镇光裕村渔民在海滩上发现了搁浅的“闽平渔 5540”号渔船。他们登船察看时发现有两

个船舱各被两大块舱盖封住，但各已撬开一块，只一块仍牢牢钉着，舱中都有尸体，就迅速向县公安局和边防部门报告。公安、边防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撬开封死船舱的其余木板。由于这些木板钉得极牢，钉舱的铁钉长 15.5 厘米、直径 0.6 厘米，在场人员用铁扳手、木棍等足足撬了半个多小时。在这两个舱中一个有 11 具尸体，另一舱中有 14 具尸体和一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幸存者随即被送往县医院抢救。当天 14 时 30 分，县公安局的法医对这 25 具无名尸体编号后依次进行法医学检查，发现这些尸体上均无可以致命的暴力损伤痕迹，但都有呈暗紫红色的显著尸斑，死者颜面青紫肿胀，眼睛红肿，眼球、眼睑结膜淤血或充血。由于尸体都被发现在狭小、高温、湿度大、原来被密封的船舱内，因而认定 25 名死者均系缺氧窒息死亡。

平潭县公安局对发现尸体和验尸的过程进行了拍照、录像，并组织群众辨认。25 具尸体被家属认领的有 18 具，其中平潭县 8 具，长乐县 4 具，福州市仓山区和福州市郊区 6 具。死者大都是 7 月上、中旬私自渡海去台的。7 具尸体身份不明。因暑天保存困难，尸体均已火化。

平潭县公安局在组织群众辨认尸体的同时，组成专案组，由福建省公安厅、福州市公安局和福建省、福州市边防部门协助，全力查找“闽平渔 5540”号的生还者，以便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经过多方努力，现已查找到关压在舱内幸免遇难的生还者 26 名（包括船舱中救出的一名幸存者）。据这些幸存者提供的材料，“闽平渔 5540”号渔船上共有被台湾有关单位遣返的私自渡海入台者 76 人，其中除了 13 名船工，被关押在船舱内的遣返者为 63 人，除去已经找到的生还者，尚

有 22 名幸存者还在继续查找中。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说，由于这些生还者来自附近几个县、市，相互间不都认识，渔民的流动性又大，因而查找费时费事，他还指出，为确保事实准确，县公安局对所有生还者提供的情况都反复作了核对，这一工作是十分慎重的。这些幸存者对台湾有关单位以极不人道方式遣返他们经过的叙述都是一致的。记者访问部分生还者时，他们的叙述同他们初期向公安局提供的情况也相一致。

“闽平渔 5540”号是一艘载重量 18 吨、120 马力的木质渔船，7 月 12 日从平潭县白青乡玉堂村海滨起航，载运价值 5 万元人民币的酒类和中药材等，由船老大游经用等 6 人驾驶去台湾贸易，被台湾有关单位扣留，船上 6 名人员至今下落不明。7 月 21 日，台湾有关单位指令驾驶另一条船私自去台的平潭县澳前镇光裕村民林茂惠等 13 人，用“闽平渔 5540”号将一批私自去台人员送回平潭。

这次事件的生还者、福州郊区琅岐乡 25 岁的林里城等人向记者介绍说，7 月 22 日上午，台湾军警人员把被他们关押的福建省私自渡海入台人员 123 人，用黑布蒙住双眼集中押至宜兰澳底，分别装在“闽平渔 5540”号船和另一艘 40 马力的小船上，然后解除蒙眼黑布，由国民党海军舰艇押送驶回大陆。船开一个多小时后，小船机器出现故障，国民党军舰下令“闽平渔 5540”号船将小船拖回澳底，船上人员被重新押解上岸，关进拘留所。下午 14 时许，台湾军警人员对被遣返者经过一番调整，又按上午做法将其中 63 人押解到“闽平渔 5540”号上，分别强行关进四个船舱中。

林里城回忆说：“当时我们 20 个互不相识的人被台湾军警用一寸多宽的透明胶纸向前交叉绑住双手。一群全副武装

的台湾军警，用木棒把我们一个个硬赶下舱。不一会儿，我看见把我赶下舱的那个台湾军人，用篮子提来一大包崭新的铁钉，一根一根地递给船工，强令他们把舱盖钉上，这个人是短发，穿军装式样的上衣，下穿黄色带有两道白杠的运动裤，脚穿白色运动鞋，身上背着冲锋枪和子弹，由于他曾打过我两次，所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钉了一会儿，有两根钉子掉进船底，我拣起一看，这是大号铁钉，这种钉我在桃园做工时多次用过，在桃园的五金店里就可以买到。”

生还者平潭县渔民周孙凤、黄家寿、杨绍雄等提供的材料说，有的船工在被迫钉死舱盖时，因钉子太长，钉到一半就弯了。台湾军人把这些船工打了一顿，强迫他们把钉子全部钉下。船舱全部钉死后，台湾军警还命令船工在出海后不能打开。

记者登上“闽平渔 5540”号察看了关闭遣返者的船舱。这艘船长 17.5 米，最宽处 4.37 米，分前舱、机舱、后舱三部分，前舱又分七个舱，其中前三个舱没有关人。记者一进入关押被遣返者的舱内，顿觉憋闷难忍，个子稍高的人在舱内欲站不能，欲蹲不下。船舱两边最矮处只有 0.76 米，人即使坐在舱底，仍要用力低下头。

根据生还者提供的材料，这艘船前舱的第四舱关押 5 人，据县公安局人员和记者共同丈量计算，这个舱的总空间为 2.8 立方米，每人平均空间约为 0.56 立方米，舱盖被竖着钉上 14 根铁钉；第五舱关 15 人，总空间为 3.6 立方米，每人平均空间约为 0.24 立方米，竖钉铁钉 15 根，又横钉 6 根；第六舱总空间 4.9 立方米，关 20 人，每人平均空间约为 0.245 立方米，舱盖上被竖钉铁钉 17 根，又横钉 6 根；第七舱总空

间 5.8 立方米，关 23 人，每人平均空间约为 0.25 立方米，竖钉铁钉 15 根。这样多的人被强行闷憋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其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生还者的叙述和平潭县公安局撬开“闽平渔 5540”号舱盖时的现场情况都表明，船舱是被两块舱板钉在一起钉死的，个别地方虽有极小的隙缝，但这些隙缝对通风无济于事。林里城说：“我们这么多人硬挤在一个小舱内，不到一个小时就口干舌燥，心如火燎，直感到人象要被闷死一样，虽然张大嘴巴拚命呼吸，仍是胸闷气短。为了活命，我们这些人曾拚命呼救，后又想用头顶开舱盖，有的用手拚命抠，但尽管有的顶破了头，有的断了指甲，仍然无济于事。船航行一段时间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首先倒下去，接着又有其他人倒下。起初，我虽然侥幸地靠船舱隔板上一条小缝透进的一点空气勉强呼吸，但过不多久，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被关在第七舱的幸存者王家寿告诉记者，由于第七舱的位置紧靠驾驶台，刚好可以挡住台湾押送舰艇的视线，所以天刚昏黑，船工就冒险打开了这个舱的舱平面，被关押在内的 23 名被遣人员马上躲进驾驶台，才全部幸免一死。

由于第四舱只关了 5 人，每人平均空间稍多，所以打开时 5 人全部活着。而第五、第六舱由于人多，平均每人占有空间太小，终于造成 25 人窒息而死亡。

据生还者说，7 月 22 日船到达平潭海滩搁浅后，船工等打开第五、六舱时发现有人死亡，吓得全部逃散。这一起惨案，就这样由台湾有关方面一手制造出来。台湾军政当局难逃残害大陆同胞的罪责。

惨案发生后，台湾的有关单位和一些报纸曾散布说，死亡者可能是由于被遣返者争食争水、争船的所有权或因地域帮派纠纷而互相打斗致死的。这些妄图为台湾有关单位开脱罪责的谎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验尸的结果证明，死者只有用头顶、手抠舱盖留下的伤痕，并无致命的外伤。所有幸存者都否认船上曾发生过斗殴。在站都站不直、动都动不了的狭小舱内发生可致 25 人死命的大规模斗殴，则根本无此可能。

平潭县公安局人员指出，这次惨案的死难者和幸存者已弄清身份的共 34 人，其地区分布为：平潭县 13 人，长乐县 5 人，福清县 2 人，福州市仓山区和郊区 14 人。上述情况根本不能说明存在着地域或帮派纠纷甚至会因而造成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可能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湾当局尚未对闽平渔 5540 号的死难者家属作出交代，8 月 13 日台方的遣返作业再次发生人命惨剧。载有 50 名被遣返者的大陆渔船“闽平渔 5202 号”在驶回福建途中，与押送的台湾军舰相撞，断成两截。50 人全部堕落海中，后 29 人被救起，其余 21 人失踪，事后证实已葬身大海。

对于此案，台湾报纸报道说，幸存中的 20 人在受到台湾有关人员询问时都说，台湾军舰是为闪避一艘台湾渔船而把“闽平渔 5202 号”撞断的。台湾军方却竭力掩盖真相，只是无法自圆其说，破绽百出。

台湾军方三次发布新闻指称，大陆渔船是因“突然加速并左转，想冲回岸上而被撞沉的”。又说是由于渔船的大副林金灿上厕所将船只交给不谙舵性的人掌舵致使渔船被军舰撞

沉，后来则说林金灿已上完厕所接替掌舵但故意使渔船接近军舰“意图肇事”。台湾军方在撞沉渔船后一直把生还者与外界隔离开来，并把林金灿扣押6小时作“笔录”，要他承认“意图肇事”但林金灿对台湾军方人员意图栽赃的提问“为何不听广播，加速抢船头”，先是拒绝作答，后来明确否认，并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生还者林建龙谈到，“大陆渔船速度很慢，在后监视的巡逻艇‘五五二’与‘五五八’叫船老大加快速度，船老大竖起大拇指，示意已到极速，不能再快，海军还认为船老大故意捣蛋，向渔船砸了一支汽水瓶，渔船既已用九成马力行驶，那有可能突然加速左转逃逸？”一名获救者还指出，关置被遣返者的渔船船仓上都钉着木板，船被撞沉前，原先被关在仓中的一些人已弄掉封仓木板登上船面，否则船被撞沉，无法逃生，死难人数将更多。

这一惨案再次震动台湾社会，台湾的“监察委员”王玉珍等到国民党“海军总部”和台中关押私自渡海入台者的“靖庐”了解情况，但“负责接待的单位事事遮掩”，连当时在场的“国防部长”陈履安“都看不过去”，只好“亲自打圆场”。在“靖庐”，“军方还是将大陆客予以隔离，不让记者与他们交谈”，后来让生还者举行记者会，但记者们“发现此记者会记者并不能（向生还者）发问”，而只能由“监委”对生还者“做精神讲话”，生还者“无一人发言”。王玉珍在“基隆第三军区”了解情况时向记者表示，台湾军方与生还者的说法“出入很大”。

两起惨案46条人命令人心惊，台湾各界疑虑重重。报界连续以大量篇幅发表报道和评论，要求当局负起责任。舆论指出，“我们岂能再用‘遗憾’二字一笔带过”，“这次近乎发